

文化补充讀物



縮 寫 本

張子固改編

小城春秋

福建人民出版社

—

这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的福建廈門。不过要把故事說清楚，还得从四十年前說起。

四十年前，正是世界第一次大战結束的一九一八年。那时国内还很不太平，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为了搶掠中国这块肥肉，你支持这个軍閥，他支持那个軍閥，爭权夺利，互相厮杀，遭殃的自然都是中国老百姓了。

那年，廈門一所小学里，有三个孩子正在讀書。他們是：吳坚、赵雄和陈曉。这三个孩子在同一級，性格不同，但却十分要好。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他們都爱听故事，下課后，总挾着书包到說书場去听“三国”，每逢听到曹操打了敗仗，就齐声喝好，但听到“关云长敗走麦城”，小眼里不免閃起泪光来。后来赵雄去买了一张“桃園三結义”的年画，挂在家中，邀請吳坚和陈曉結拜。这三个孩子象真事一样，燒香起誓，还用綉花針刺破指头，按岁数排行，赵雄老大，陈曉老二，吳坚老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他三人由小学而中学，由童年而青年，思想虽起了变化，但友情照旧不錯。中学畢業后，三个人都还留在廈門，赵雄这人最爱出风头，便发起組織了个“厦鍾剧社”，演文明戏。他人长得很魁梧，就演男主角；吳坚长得很清

秀，便演女主角；陈晓长得一般，反派角色就都由他扮演。他們那时演的戏很进步，不是打倒帝国主义，就是痛罵汉奸卖国贼。赵雄在剧团里是台柱，自任三职，又是編剧，又是导演，又是演員。吳坚扮演女主角也很成功，許多人都說他演得最好，在台上活象个女人。只有陈晓很不痛快，因为扮演反派角色，一臉奸相，人人臭罵还是小事，最叫他吃不消的是台下有他爱慕的女友林书月。

林书月是个女学生，人长得不錯，那年剛好十六岁。这女孩子很开通，头剪短发，和男同学在一起說說笑笑也絲毫不在乎。她和妹妹书茵常看吳坚他們演戏，并且常在妹妹面前誇說吳坚演得好，妹妹却笑他臉大。她漸漸地爱上了吳坚，便写了封情书寄給吳坚，吳坚却吓愣了，以后遇見她老远就躲开。

这年夏天，有一天吳坚和赵雄到海濱去游泳，赵雄不大会游泳，但为了逞强，却一股勁地往大海里游，吳坚叫他，他也不听。赵雄游到深水里，沒有气力了，游也游不回来，接連喝了好几口水，拼命大喊救命。吳坚在岸上听見，顧不得自己死活，連忙游过去救他。那天风大浪急，当他接近赵雄时，也被浪花冲得头昏脑脹，喘不过气来。幸亏有只救生艇划过来，才把他們救上了岸。

事后，赵雄又給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再生”，意思是不忘吳坚救他的再生之德，走到那里，說到那里。吳坚却不当做一会事，总觉得他太“封建”，老提这些事沒多大意思。

一九二五年，三个孩子便各奔前程。

二

赵雄的为人，上回已提到过，除了好出风头爱吹牛之外，还自命不凡，許多事情都不看在眼里，一心要去投考黃埔軍校，

想从枪杆里混个一官半职，荣宗耀祖，因此便离开厦門到广东去了。

陈曉和赵雄恰恰相反，他不想做什么大事，只想找个职业，有吃有穿，再娶个如意的妻子，一生也就心滿意足了。因此，他便托朋友介紹到一家錢庄去做了賬房，除了打算盘之外，又結交了几个文人，天天“之乎者也”地做旧詩，当真变成一个“社会上不受注意的一分子”了。

吳坚和他俩不同，他不象赵雄那样自命不凡，一心想升官发财；也不象陈曉那样自私自利，胆小怕事。他結交了好些进步的青年朋友，常在一起討論国家大事，也常偷看进步书刊，思想前进很快，后来进了“鹭江日报”当了一名編輯。

一九二八年冬天，赵雄穿着綠呢子軍装回到厦門，他神气十足，見人便大談北伐，好象他在北閩中立下了多大的汗馬功劳似的。但不管他牛皮吹得再响，有錢有势的人誰也不理他，連个职业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吳坚帮了他的忙，介紹他到第一中学去做了体育教員。

这时，吳坚除了做編輯之外，还在鼓浪屿一个中学兼課。他每天下午搭擺渡回家时，总在碼头上碰見书茵。当时书茵也在鼓浪屿一所中学讀書。开头，两人見了面只是点点头，后来也說說話了，天长日久，話很投机，接近得多起来，便从一般的友情发展到爱情。

书月知道妹妹和吳坚談恋爱了，便打消追求吳坚的念头。这时陈曉追她追得紧，她架不住陈曉那股糾纏勁，同时也觉得陈曉这人安份守己，人很老实，心里也着实有些爱他，因此住不多久，他俩也变成了情侶。这下子可把陈曉乐坏了，一个大錢也舍不得

花，一心想积攢起来，将来热热闹闹地办场喜事。

赵雄干了几天体育教員，心里又痒起来，便重新組織厦钟剧社，演起文明戏。这时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全国人民抗日情緒高昂，厦钟剧社演的戏也多是抗日故事的。

三

一天晚上，厦門第三中学开游艺会，邀請厦钟剧社演出九幕文明戏“志士千秋”。这个戏大意是說有一对年青的情人，双双投身革命，后来男的去刺杀汉奸被捕，女的最后也为爱情牺牲。男主角由赵雄扮演，女主角由吳坚扮演。这出戏演員演得很卖力，观众情緒激昂，演到男主角在台上慷慨陈詞时，台下便拍手叫好，演到日本軍官上台时，台下便“噓！噓！”表示憎恨。

这天晚上也不知是誰乱发的入場券，会場上竟混进了許多汉奸报的記者、日籍浪人和角头歹狗。戏演到第三幕，这些坏东西就故意吹口哨，怪叫，大声嘩笑，会場被他們搞得一团糟，戏簡直演不下去了。忽然，观众中一个小青年猛地站起来，朝着坏蛋們大声喝道：“喂！遵守秩序，不許怪叫！”他这一喊不要紧，那些坏东西竟破口罵起来了。其中有个歹狗名叫“賽猴王”宋金鰲，認得这个青年是老漆画匠何大田的姪儿、漁民小学的教員何劍平，便冲到劍平面前，伸长猴脖子，瞪着一双賊眼罵道：“少放廝！眼毛漿了米湯咁！”何劍平这小伙子性情倔强，一見坏蛋不講理，心头火起，捏紧拳头就要揍狗东西。正在难解难分，只見观众中又站起一个彪形大汉，此人年約三十余岁，生得个子象铁塔，虎額，大眼，連鬚胡，獅子鼻，朝着“賽猴王”忍冲冲地喝道：“猴兒！好好看戏，別飯碗里撒砂！”他这一喝还真見效，

別說“賽猴王”不敢咋聲了，其他歹狗也都象老鼠見了貓，一個個乖乖地坐下，動都不敢動一動。這一來觀眾們才出了氣，臉上都露出痛快樣子。何劍平很佩服這個大漢，向旁邊的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是廈門有名的接骨治傷的土師傅，教拳練武，徒弟半天下的角頭好漢吳七。

游藝會散場後，劍平過去跟吳七打招呼。吳七很豪爽，一見如故，拉着劍平的手有說有笑。說笑一會，吳七問劍平：“可認識吳堅？”劍平答道：“聽說過，還不認識。”吳七說：“他是我堂弟，就今天晚上那個演女主角的，我給你們介紹介紹。”話還沒說完，便拉着劍平往後台走去。

吳七和劍平到了後台化妝室，吳堅和趙雄等人正在卸粧。吳七給劍平和吳堅介紹了一番，吳堅便問劍平，對今天晚上的演出有什麼意見。劍平說：“你演得很好，那個男主角演得可不強，硬背台詞，一點也不自然。”吳堅又給劍平和趙雄做了介紹。趙雄聽劍平批評他演得不好，氣得臉色都變了，說不上三言兩語，話不投機，一轉身就走了。

四

自從“志士千秋”演出後，市面上就有了謠傳，說是這出戲侮辱了日本國體，浪人要出面對付。趙雄吓破胆，連忙溜到上海去了。

這時抗日運動在全國掀起了一个高潮。廈門的愛國人士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抵制日貨的半公開組織“鋤奸團”。吳堅是鋤奸團的領導人之一，他請劍平參加，劍平當然又不容辭。

鋤奸團有市民撐腰，工作干得很起勁。他們給走私日貨的商人

寄去警告信；懲辦那些不聽勸告的好商；沒收日貨……，漢奸把他們當做眼中釘，市民們却暗地叫好。

劍平在鋤奸團里擔任了搜貨隊的隊長，每天帶領隊員到碼頭上去搜查日貨，日貨一被搜查出來，就當場燒毀。吳堅很尊敬這個小伙子，他們有空就湊在一起漫談救國的道理，友情越來越深。

廈門碼頭上的搬運工人和船夫听了鋤奸團的話，聯合起來，不再替奸商搬運日貨。這一來，奸商們急得活象熱鍋上的螞蟻，紛紛去找大漢奸大流氓沈鴻國想辦法。沈鴻國在日本領事館的指示下，連忙吩咐手下的嘍囉，帶着擲子到碼頭上去強迫工人卸貨。

浪人、歹狗們來到碼頭上，和工人、船夫一言不合，就打將起來。歹狗們人多，又都帶着武器，工人們眼看要吃亏了，忽听有人喊道：“吳七來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吳七奔過來，飛起一脚，一個歹狗就翻了個筋斗栽倒在地。工人們乘勢一反攻，狗東西們吓得抱頭鼠竄而去。

事情鬧大了，雙方都招兵買馬準備大打。漢奸那邊以沈鴻國的公館為大本營，糾集了不少壞蛋。沈鴻國和日本領事館一天通幾次電話聯繫，這邊碼頭工人、船夫、“大姓”、鄉親扶吳七做頭兒，也糾集了不少人馬。吳七請吳堅做軍師，劍平也來幫忙。

開頭，雙方不過是小股械鬥，越鬧越大，終於變成列隊巷戰。這時廈門島上家家關門閉戶，槍聲、地雷聲日夜不歇。國民黨官廳方面，對雙方都不敢惹，又都想利用，便坐山觀虎鬥。浪人們趁機打家劫舍，街頭警察看見也不管，躲在牆角落裝聾子。

這拌打了好幾天，吳七這邊因為有市民支持，漸漸占了上風；沈鴻國眼看要吃敗仗了，天天躲在別墅里跟公安局長會談。后

来，吳七这边因为人員复杂，有人被收买，內部鬧不團結，也堅持不下了，双方便交換了俘虜，巷战不了了之。

五

巷战结束后，时局越来越緊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过了四个月零十天，“一二八”淞沪抗战又暴发。日本帝国主义是得寸进尺，步步逼紧。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但蒋介石却对日帝采取投降政策，还妄胡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內……”老百姓簡直要叫他們气死了。

淞沪撤退的消息傳到厦門，这个小城市的人民再也憋不住了，几万人举行游行大示威，示威的群众并搗毀了一家替蒋介石辯护的报館。这天，吳坚也在鷺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蒋介石的真面目”的时評，报纸一印出来，就被搶光。

这年三月間，吳坚加入了共产党；八月間，劍平也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吳坚通知劍平道：“明天上午你到我的住处来一趟，我介紹个同志和你認識一下。”第二天，劍平按时来到吳坚的住处，推开門，果見一个不相識的青年坐在房間里。那人看見劍平进来，站起来迎着劍平微笑。劍平把那人仔細一看，只見他是中等身材，年齡和自己相仿，大手大脚，穿戴很朴素，看上去有点土头土脑，但两眼却炯炯有神。吳坚給他們介紹道：“这位是李悅同志，在鷺江日报社做排字工人；这位就是何劍平同志，在漁民小学做教員！”李悅和劍平紧紧握手，两人虽是乍見面，可是誰也不感到拘束，真是一見如故。

自从这次会面后，李悅和劍平也成了不可分离的好朋友、好同志。他們都是福建同安人，又都是貧苦农民家庭出身，劍平很小就失去父母，他伯父母缺儿少女，便把他从乡下領到厦門来扶养长大；李悅的家庭更苦，他父母在乡下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一家三口流落到厦門。他父亲做过苦工，也曾到南洋做过“猪仔”，后来父母前后病死，幸亏他已长大，又娶了妻子，这人家才算沒絕后。他倆都是自小喝苦水长大的，現在又都是革命同志，兩人的家住得也很近，有空常在一道談談，相处很好，劍平把李悅当做老大哥，李悅对劍平也很关心，他們真比亲兄弟还亲。

一九三三年春天，漳州的“漳声日报”派人来請吳坚去当总編輯。組織上决定让吳坚去，同时由他介紹仲謙同志代替他在鷺江日报的工作。

吳七听說吳坚要走了，心里很不好过。在吳坚动身的前一夜，便約吳坚、李悅、劍平去逛海，算是給吳坚送行。

这夜天气很好，风平浪靜，明月高懸，月光照在海面上，大海里象撒上了一层碎銀。吳七亲自划桨，并把早已准备好的酒菜拿出来請大家吃。他边划船边吃老酒，不多时已吃下半罇，肚子里的牢騷便給酒帶上来了。他先破口大罵沈鴻国，又罵了一頓蔣介石，还埋怨吳坚他們，为什么不在厦門造反。一提起造反，他的勁头可大了，大声說：“鳥！厦門有几个国民党兵我心里有数，咱手下的人不比他們少，老子不动手便罢，要是动起手来，保險不用一天就能把龟孙子們收拾干淨！吳坚，你批准我干起来吧！”吳坚知道他又发酒瘋了，也不和他多辯，只把目前的形势分析給他听，指出現在不是在城市起义的时候，加上李悅等人好說歹說，才算把他說服。第二天一早，吳坚便动身到漳州去了。

有一次，劍平和李悅在一起閑扯，劍平問李悅：“吳七對待革命這樣熱情，為什麼他不參加組織？”李悅便把吳七的來歷告訴劍平道：“吳七也是同安人，貧農出身，從小就學武，苦磨長大。他二十多歲時，在家中打死了一個惡霸的狗腿子，才逃亡到廈門。他這人見義勇為，嫉惡如仇，為了朋友命都可送上，但他卻是個沒籠頭的馬，野慣了，不願參加組織受紀律的約束，不過將來总有一天他會走上我們這條路來的！”

六

吳堅臨離開廈門時，交給李悅和劍平兩項任務：一項是辦個義務民眾夜校，一項是搞個地下印刷所。吳堅走后，劍平便利用漁民小學的現成地點，請校內的同事和校外的朋友幫忙，招收了不少附近漁民和工人做學生，把夜校辦起來了。李悅請劍平做幫手，在自己臥房里挖了個地洞，里面安裝了各種簡單的印刷工具，上面放着一張單式床，地下印刷所也搞成了。

李悅一家三口，除他夫妻之外，還有一個不到三歲的孩子——小季兒。李悅嫂比李悅大三歲，愛說愛笑，人很潑辣。李悅把簡單的排字技術教給劍平，李悅嫂也常幫他們裁紙調墨，他三人經常工作到深夜。

四月稍是沿海暴風雨的季節。一天傍晚，鼓浪嶼升旗山上又掛起了風信球，這是說暴風就要來了。入夜，果然台風猛刮，暴雨直瀉；大風吹斷電綫杆，電燈都熄滅了。在這恐怖的夜里，家家關門閉戶，誰也不敢往街道跑。這夜，李悅和劍平又打開地洞，趕印着“五一”節傳單。他們正忙得滿頭大汗，忽听“呯！呯呯！”有人敲門。李悅嫂以為是又搜查了，吓得臉色都變了。

李悅沉着地听了听，只听见敲门声还夾有女人叫喊的声音，他笑了笑說：“不是搜查。”便和劍平赶忙收拾一下，跑出去开门。

門一打开，劈面一陣暴风雨猛地掀进两个人来。李悅定神一看，原来是邻居丁古嫂和她的女儿秀葦。

丁古嫂和秀葦被大雨淋得渾身湿透，一走进李悅的臥房，丁古嫂才喘着粗气，惊慌不定地說：“唉呀！好大的台风，我家的后墙都被风刮倒了，那房子也不保險，李悅嫂，我們是来躲避风灾的！”李悅嫂笑着說：“好啊，我們这房子不要紧，你娘倆今晚就睡在这里吧！”說完，又去拿出干衣服来，叫她母女换上。

丁古嫂和秀葦住下了，李悅和劍平便在大廳的地板上鋪上席子，准备过夜。李悅正要躺下，忽見丁秀葦穿着李悅嫂的一件衣服，就象穿着道袍一样，大搖大擺地走出来，俏皮地对李悅說：“悅哥，你看我象不象个老太婆！”劍平在牆角落收拾东西，看到她那滑稽样子，憋不住“噗哧”一声笑出来，到这时秀葦才注意到还有个生人，羞得小臉通紅，扭身就跑了。

李悅和劍平睡下，劍平問：“这个女孩子很活潑，她在那里讀書？”李悅說：“他叫丁秀葦，在女一中讀書，为人很热情，也很进步。”劍平跟秀葦第一次見面，对她的印象很不坏。

七

廈門女一中有位地下党的女同志在教书，那个学校的学生会也是她領導的。秀葦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最近她們正在进行“街坊訪問”工作。

秀葦常到何大田家去訪問，講抗日救国的道理給大田夫妻听。也不知是秀葦的人緣好还是怎么的，大田夫妻一看到她心里

就高兴，特别是她叫起“伯伯”“伯母”来时，两位老人心里乐得簡直象开了花。

秀葦常到何家，很快和劍平也混熟了。他們都是青年人，思想都很开通，又都懂得許多救国的道理，因此特別爱在一起閑扯。他們有时也会为了个什么问题爭辯得臉紅脖子粗，大田夫妻一看到他們爭吵就着急，惟恐他們鬧翻臉，誰知人家爭吵过后，还是照样要好；而且漸漸地好得就象誰也离不开誰似的。两位老人都看出了点苗头，但是誰也不說，只在心里嘀咕着：“要是能娶到这么个姪媳妇，那才是天大的造化哩！”

这时，华南汉奸組織的“福建自治委员会”在鼓浪屿秘密成立。这个自治会幕后的牽綫人是日本領事館，打开鑼戏的是沈鴻国。沈鴻国收罗了各种坏蛋，除了大批走私軍火、鴉片外，又在各街区設下小賭館，开“十二支”洗劫廈門居民。

“十二支”真是杀人不見血，很多人被害得傾家蕩产。党及时地向群众揭穿了“十二支”的詐騙罪行；劍平也和夜校的学生到处宣傳不要再賭。市民們認識到“十二支”的害处，不但不賭了，看到收封的狗腿子还要打，沈鴻国最后只好把“十二支”停开。

沈鴻国停开了“十二支”，仍不死心，不几天又想出一个騙人的鬼点子“开彩票”。他自己不出名，却在報紙上大登广告，上当的人又很多，头一期就銷了十几万張。

有天晚上，劍平和李悅去参加党区委会。上級派来的聯絡員向大家报告了最近华南汉奸策动自治运动和沈鴻国开彩票的阴谋，會議决定：在“九一八”二周年各界游行示威时，发动群众起来揭穿和反对这个阴谋。

“九一八”二周年这天上午，群众在中山公園开过紀念大会后，就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的群众沿途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情緒十分憤激。中午，在海边的廣場上，又出現了一支青年宣傳队。劍平和秀葦都在宣傳队里。秀葦穿着淺灰色的旗袍，站在一个石栏上向群众演講，她的声音很嘹亮，老远都能听到。热情的群众不时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来响应她。劍平不自覺地望了她一眼，不知为什么，覺得她今天格外美丽。

秀葦講完，劍平又接着講。群众中有人在散发傳单。劍平講到最后，大声喊道：“我們决不上奸商的当！”在場的二十多个青年学生也齐声应道：“走！我們退彩票去！”于是这些学生走在前面，后面跟上长长的一队人，浩浩蕩蕩地向市中心街去。

十五分钟后，代售彩票最大的一家“万隆兴”錢庄便被退彩票的群众包圍了。錢庄老板吓得面无人色，連声說：“照退！照退！”“万隆兴”退了，家家照退，有一家小錢庄不想退，被群众砸烂櫃台，最后还是得照退。

这次游行示威和退彩票的行动对人們教育很大，連一向不关心国事的人，現在也在說对当局不滿的話了。但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不但不向人民低头，反而更加阴險地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来破坏人民的爱国行动。劍平就曾收到过坏蛋的恐吓信。組織上見他已引起敌人注意，便命令他轉到閩西苏区去工作，将来这边需要时再回来。

八

前面把劍平、李悅、秀葦等人的关系和反“十二支”、退彩票等事情都交代过了，这回可得再提提赵雄了。

赵雄自从演过“志士千秋”逃到上海以后，这小子就被那大上海花花世界搞得昏头转向，再也不想老老实实地为人了，一心只想发洋财，搞女人。但他一元亲，二元故，在上海那种地方可难混下去。后来便结交了一些流氓三朋友，又加入了青帮，专干那些敲竹杠，放白鸽，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情。也是他神通广大，会钻门路，后来竟混进蓝衣社，干起了特务行当。开头，他只是一名小特务，没有什么名气；后来特务头子看他干得不错，“很有出息”，便一步步地往上提，也混到了组长以上的职务。过几年，特务头子派他回厦门，给他个名义叫做“党务特派员”。

赵雄回到厦门，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地到处骗人。他暗中出卖了好多进步朋友，很快地得到了厦门的特务头子、他黄埔军校的同学、厦门侦缉处长马刹空的信任。他越干野心越大，后来居然想打听出吴坚的下落，把这个对他有救命之恩的谊弟也出卖掉。于是他去找吴坚的母亲，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问吴坚现在那里。吴坚母亲一来不知道儿子的地址，二来对这个“干儿子”也看不顺眼，便三言两语地把他支开了。赵雄又去找陈晓，想从陈晓那里找个门路。谁知陈晓还是老毛病，整天除了为自己打算之外，啥事也不知，他又落了空。

这时陈晓已积蓄了不少钱，并拿积蓄供应林书月到上海一个护士学校去读书。一年夏天，书月要趁暑假回厦门玩玩，正巧赵雄因公到了南京，陈晓便写了一封信寄给赵雄，叫他回来时和书月一起走，并请路上加以照料。赵雄对谊弟的重托毫不推辞，去南京办完事，便到上海，找着书月，两人一起搭船从上海回厦门了。

赵雄和书月在船上是在一个客舱里，一路上他对书月照料得无微不至。最后一个晚上，轮船停泊港外，准备天明入港。就在

这夜里，赵雄按捺不住邪念，施展出流氓手段，把书月奸污了。

第二天清早，船入港了，陈曉老早就在碼頭上等候，一見誼兄陪着未婚妻走下船来，真是开心极了，連忙迎上去，边向赵雄道謝，边低声告訴赵雄，他們在月底就要結婚了。

到了月底，书月才吞吞吐吐地对陈曉說了实話。这时陈曉把結婚喜柬都发出去了，怎能架住这严重的打击！一气之下，病倒在床上。等他病稍好些，便爬起来去找赵雄拼命。誰知赵雄見了他不但不認罪，反倒教訓起他来了，說什么“兄弟們結拜一場，犯不着为了个女人拼命。”陈曉是个老实人，被他說得无話可答，悶悶地回到家中，吃不下，睡不着，倒在床上，又是一場大病。

事情被揭穿了，赵雄开头絲毫不在乎，后来想想也确实有些害怕。他倒不是怕陈曉会报复，他是怕陈曉一張嘴巴会有損他官場声誉。于是便去找馬刹空，請馬刹空帮忙。姓馬的和他一样狼心狗肺不是人，便以陈曉勾結吳堅为名，把陈曉逮捕起来，馬上又押解到福州保安处。

陈曉的母亲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儿子被捕后，哭得死去活来。赵雄又裝出很有义气的样子，跑到陈家，說是和陈曉結拜一場，不能見死不救，一定要設法把他救出来。陈母不知底細，向他千恩万謝，又把儿子积蓄的准备結婚用的一千块錢交給赵雄，請他搭救。赵雄回到家中，把那一千块錢往自己的皮箱里一鎖，第二天便搭車去福州。他到了福州，一边去玩鼓山，一边再加勁暗害陈曉，不上几天，陈曉便在獄中被毒死了。

陈曉死后，赵雄連忙返回廈門。他一到家，又裝出悲切切的样子去見陈母，撒謊說陈曉自己在獄中自尽了。陈母听說儿子不但沒救出来，反而送了命，心痛得哭昏过几次。赵雄擦着眼睛劝

道：“唉！我想把錢送上去了，人一定会放出来，誰知……媽！你別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这也是老二命中注定了……”

赵雄害死了陈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还有一樁大心事——不把馬刹空这块大石头搬掉，自己是爬不上去了。他知道馬刹空有胃病，每頓飯后都要吃胃散，一天便偷偷地把一点氰化鉀放进一包胃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馬刹空送上了西天。

馬刹空死后不到一个星期，上边便来了命令，叫赵雄接任厦門偵緝处长。赵雄官运亨通，走馬上任，还为馬刹空开了个追悼会，在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訴說他和死者的友情。好多人背后还說他重义气，通达人情。

赵雄高升不久，便連哄帶吓地逼着书月和自己結了婚。結婚那天，他用陈晓那一千块錢，大大地办了一場喜事。婚后，他对书月亲热了沒有几个月，便觉得书月不順心了，于是又瞅个机会，把一点氰化鉀放在茶杯里。倒上一杯开水，亲亲热热地递给书月。书月那知他的用心，接过水来一飲而尽，可怜她和肚里的胎儿，整整两条性命又被赵雄送掉了。出殯那天，赵雄跟在棺材后头，大哭特哭，好多人背后又說他有情气，是个好丈夫。

书月家中除了妹妹书茵外，还有一对年老多病的父母，日子过得很艰难。书月死后，她父亲便托赵雄这个“好女婿”，替书茵找个事情做。赵雄早就看中书茵了，忙把书茵安排在偵緝处，当了一名小書記。书茵开头不知偵緝处是干什么的，进了門，才知道是落下了火炕，想逃出去，却已經迟了。因为这种地方，是只准进来不准出去的。赵雄几次借口有公事把书茵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胡說八道，动手动脚地加以調戏。但书茵不象她姐姐，这个女孩子性情剛强，早就看出赵雄不是个好东西，几次都給了赵

雄大釘子碰。赵雄碰了釘子也不死心，当面对书茵說：“你不用想着吳堅了，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你，現在又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心中还有你么！就算是他還沒忘記你，怕他这一輩子也不敢回廈門了，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九

放下赵雄，再說劍平。一九三三年秋天，劍平到了閩西，在长汀等地工作了两年多，到一九三六年春，李悅捎信去叫他回廈門，他請示过組織上，便回来了。

劍平是在一天上午回到廈門的。当他一踏上这个孤島，感到又亲切，又新鮮，又有些生疏。他下了船，扛起行李，急忙赶往伯父家。何老夫夫妻看到离家两年多的姪子回来了，都高兴得象是年青了十岁。他伯母忙着去煮綫面，他伯父忙着去給他打洗面水。一家三口，吃了一頓团圓飯，又拉了一会家常，劍平便换了一身衣服，去找李悅了。

劍平到了李悅家，不巧李悅上街了，李悅嫂亲热地接待他，滔滔不絕地告訴了他好多新聞。談不多久，李悅回来了，他一看看到劍平，高兴得又是握手，又是擁抱。說笑一会，李悅便把这几年来廈門的情况說給劍平听。

原来劍平离开廈門两年多来，廈門的变化可大哩。先从革命活动來說，光李悅担負的这部分工作，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劍平走后，組織上又从閩东苏区調来了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党员陈四敏，做李悅的助手。四敏这个同志年青，工作經驗丰富，又很有學問，对待組織一片忠心，李悅对他很滿意。四敏通过党的关系，进了濱海中学做教員。濱海中学的校长姓薛名嘉泰，这位老